

尼卡2

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18-08-01 10:23

我总是关注尼卡的内心世界，这一点是我始料未及的。尼卡习惯长时间坐在窗前俯视。有一次我在它身后站住，抚摸它的背。尼卡抖了一下，没有避开。我和它一起，看它所看。

面前是普通的莫斯科庭院——两个在沙堆翻滚的小孩、用来拍打地毯的单杠、红金属管搭成的帐篷架、儿童原木木屋、脏水坑、乌鸦和电线杆。红金属架使我想到童年冬日里看到的一本关于狩猎猛犸象的东德画册。那是亘古不变的文明，数千年后，西伯利亚人住在猛犸象牙搭建的房子里，那房子骨架和眼前的帐篷别无二致。在那本相册中，狩猎生活很浪漫，不同于引诱无知动物进陷阱的行径，我也看到了许多生活场景、风景和人物。因此当时我推断，相册的作者肯定在苏联集中营呆过。从那时起，每个莫斯科庭院都有的帐篷被赋予了古代的回响。另一种回响是游走于千万莫斯科餐馆的陶瓷猛犸象，它们从千年的黑夜中来到现代。我们也许还有别的祖先，不如说特里波利耶人，大概四千年前，他们耕田、放牧，闲暇时用石头雕刻裸体丰臀的女人。这种叫做“维纳”的雕像有很多，显然，曾被供在家家户户的“神圣角落”。特里波利耶人的农庄整齐划一，街道宽敞。我和尼卡盯着看的庭院里，也有类似的原木屋，上面四色严格指明方向。一个穿着橡胶鞋的女孩憔悴地坐着，我们只看到浅蓝皮靴在晃动。

莫斯科庭院

特里波利耶人部落

我抱起尼卡，沉思，眼前的沙堆、垃圾桶、电灯对我来说是什么呢？这就是我所厌恶却又无法选择的世界。苍蝇嗡嗡地黏着每一个物件。尼卡不会像我一样，拿垃圾桶上的火苗和1737年莫斯科大火相比，把超市前乌鸦的打嗝声认作是《叛徒尤利安》里提到的古罗马回响。但它会想什么呢？

即使尼卡完全归我所有，我仍无法看穿它。对尼卡短暂的关注说明我的追求有所改变。我从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思绪中走出来，期望走进尼卡的内心世界。事实上，我的生活枯燥得很，我想通过尼卡获得另外一种感知和生活的能力。当我突然回过神，想到尼卡只是单纯地呆望眼前的一切，它的理智完全不允许它在过去与未来漫游，尼卡只沉浸在此刻的时候，我与现实的尼卡并无关联，我眼前的尼卡曾经是，将来也将是我的想象的具象。看来，坐在半米外的尼卡就像救世主塔楼顶点一样遥不可及。肩上轻如鸿毛，却又无法承受的孤独悄然袭来。

“你知道吗？你为什么看庭院？在那里看到什么？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在一旁对尼卡说道。

尼卡看了我一眼，然后回头。显然，它习惯于我的各种反常。虽然尼卡从未表示，但明显它毫不在意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救世主塔楼

我的思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尼卡神秘的绿眼睛背后纯粹是幻象。我自认为知道尼卡的一切，在对它的依赖中掺和着难以察觉的轻蔑。但封闭的生活惹怒了尼卡，它变得易怒不安。

春天到了，我几乎整天都呆在家里，尼卡不得不长伴左右。窗外万物复苏，迷雾一般的天空闪烁着一尘不染的大太阳。不知什么时候起，尼卡开始独自出去散步。

我并未把尼卡当成累赘，只是我渐渐对它冷淡，就像它一开始对我那样，冷淡得像对窗台的仙人掌或窗外的云一样。平时为了保留一丝关切的幻觉，我总送到楼梯间，嘱咐一些事情，然后折回。尼卡不坐电梯下楼，总悄无声息、快速跳下楼梯。在我看来，这套动作没有半点媚态，它确实年轻有力，可三分钟沿楼梯飞驰，几乎不点地。这好过等那嗡嗡响的棺材盒子似的电梯，里面涂着令人不安的黄色，到处散发尿味，壁上还有颂扬摇滚乐队Depeche Mode的题词。（尼卡是讨厌这个乐队、讨厌摇滚的极少数。它唯一感兴趣的是 The Animals片中的一个画面：透过战时一辆三吨卡车的孔洞，彼得堡АКВАРИУМ摇滚乐队主唱鲍里斯·格列兵斯科夫的电子狗在狂吠。）

我虽好奇尼卡的去向，但还没好奇到想要跟踪它，但我还是到窗台拿着望远镜监视它。我从不假装正派。尼卡沿着林荫道走，经过长凳、饮料摊、超市，最后在拐入十六层楼的拐角，经过一片空地后走近森林。然后我就跟丢了，上帝啊！要是我能够变成它，用它的视野重新看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就好了。后来我明白，那时的我想要的是停止成为自己，停止生活。这是一种新的忧愁，在我们的世界通常会表现为自杀。

英国有句谚语——“每一个衣橱内都藏着自己的骸骨。”很多英国人不懂其根本意思。这里的“自己”，并不指归属，也不喻示隐藏的必要性，而是在强调“自己本身”。“衣橱”是身体的委婉表达。衣橱消失的话，骸骨也会消失。我从不认为这个叫做“尼卡”的衣橱也有骸骨存在。我从未想象过它的死亡形式。在尼卡身上，一切都是矛盾的。尼卡就是生活的浓缩，就像浓缩牛奶一样。（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晚，尼卡赤裸着走到白雪覆盖的阳台，一只鸽子掉到栏杆上，尼卡坐下来，生怕吓到鸽子，就这样冻死了。一分钟后，我看到了它，惊讶地发现，尼卡不能感受寒冷或是忘记了寒冷。它的死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印象。尼卡只是失去了知觉，不再是一个情绪化的个体而已。我大概已经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心理反应，因为目前接受不了我是罪魁祸首的事实。我虽未亲手杀害它，但我推动了命运车轮的脚步，使其在多日后赶上尼卡。也算是一连串事故的元凶。那只长满浓毛的牧羊犬的额头，是尼卡被车撞前最后看到的一幕，也是尼卡死亡的具象。这就是全部，愚蠢地寻找凶手的话，每一场判决都说得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大屠杀的同谋。

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责任感一样肤浅。没有人知道我们会不会为了让某个狠毒的老太婆活命，让非洲儿童陷于饥饿。

三月的天气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样：窗外乌云如同大量穿着黑色夹克的水兵袭来，附近工地在打桩，吊车的侧影神似纳粹行的举手礼，发出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声般的声响。噪声停歇，又响起醉汉的歌声和粗话，一个颤抖的男高音盖过其他。然后传来金属的叮当声，那时工人们在拖新钢轨，击打声噼啪响。

天黑后声音小了许多，我对着躺在沙发上的尼卡坐下，开始翻读盖伊达·噶子丹诺夫（俄裔侨民作家）的书。我读书读出声，尼卡对此熟视无睹。我注意着音调和停顿：“她不是内向的人；但没有长期交往和亲密关系我们无法了解她以前的生活、喜恶和生命中珍贵的人。我总和她聊不同的题，她只是安静听着。几个星期后，我更了解她了。她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东西，其一切特性可以归结为天生怪异的从容。她竟然拒绝回答我的问题，这一点我由始至终都觉得不可思议……”

除此之外，令我惊异的是，这本书好像是为尼卡写的，不管尼卡是以什么形象存在，作者总能一针见血地说明其神秘性的不可思议。最智慧的头脑都开始出征探究这个缄默的绿眼睛生物，但一切都毫无意义。面对这样无法理解的生命，连著名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这个最后时刻成功躲在小说人物后面的作家恐怕也只能悲哀地凝望。“她从酒徒中间缓缓走过/只身而行，从来没有陪伴……”（选自压力上大·勃洛克诗歌《陌生女郎》）我在睡梦中呢喃，思索这个生命的秘密，这一个缄默的世纪中，多少迥异的心灵在思索……我感觉到书的重量，醒来时，尼卡已经不在屋里。

（《陌生女郎》为勃洛克早期“永恒女性”主题代表作。译者注）